

(台湾)
独孤红作品集



独孤
红

上

下

上



(台湾)
独孤红作品集

獨孤紅

江

紅

中



(台湾)
独孤红作品集

独孤红

下

卷

下



(台湾)
独孤红作品集



ISBN 7-80506-537-3



9 787805 065373 >

ISBN7-80506-537-3/1·227

定价:42.80元

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5

满江红

(上)

(台湾)独孤红著

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5

满江红

(中)

(台湾)独孤红著

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5

满江红

(下)

(台湾)独孤红著

(内蒙古)新登字 004 号

满江红

作 者：独孤红

责任编辑：文 奇

出版发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天津市兴安胶印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33

字 数：64 万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ISBN7-80506-537-3/1·227

定价：42.80 元 (上、下册)



独孤红简介

台湾新派武侠小说作家。本名李炳坤，1939年生于河南开封。1963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曾任中学教师、广播记者等职。学生时代，独孤红酷爱古典文学，尝试撰写武侠小说，以一部《紫凤钗》一夕成名，轰动台港，之后《丹心录》、《满江红》、《玉翎雕》、《孤骑》相继出版，各家出版社争相求稿。稿约自此不断，再无暇兼顾公职，遂辞去电台工作，专心从事写作。独孤红偏爱撰写以明清宫廷为背景的武侠小说。从事写作至今近30年，作品达60余部，名列台港十大名家，风靡海内外华人世界，所撰武侠小说无不一版再版。被誉为台港第一快手。独孤红热爱戏剧，近年来则以部分时间从事电视剧本的编写。屡创收视佳绩，造成轰动，近年来编写的连续剧《一代女皇》(台湾版)、《怒剑狂花》已在大陆各地电视台陆续播放。

内容提要

江南郭家六龙之末郭燕南(代名燕南来)为了实现反清复明的大业,只身潜入北京紫禁城,行刺雍正皇帝。但未成功,郭燕南自己却身受重伤,幸被人所救。

为了完成反清大业,郭燕南带着特制的人皮面具,凭着自己的一身绝世武功。周旋于满清权贵之间。取得了京城第一高手海贝勒的信任,并成为贝勒应府总管。郭燕南凭着自己的武功严惩“血滴子”和不可一世“雍和宫”里的红衣喇嘛。为了大业他策反大将军“年庚尧”但未成功。落得千古遗恨……他巧妙利用满清权贵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仇杀。为了推翻满清,郭燕南巧妙设计雍正皇帝立腐败无能的三阿哥为太子。这样不出几年将天下大乱。然而,正当郭燕南认为自己大功告成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录 目

满江红	(1)
怡红院	(2)
天桥赌场	(32)
燕南来百拜	(44)
回荡镖局	(62)
御书房	(122)
显身手	(153)
示 警	(181)
力敌喇嘛	(214)
丹心旗	(283)
贝勒府	(321)
暮鼓晨钟	(378)
变生不测	(433)
追踪护送	(461)
游湖遇险	(479)
赶尽杀绝	(509)
美人恩重	(549)
和亲王	(575)
红楼夜话	(597)
祝 寿	(610)
探 秘	(634)
驱豺吞狼	(684)

潼 关	(725)
大显身手	(740)
扬帆东下	(800)
水上扬威	(846)
险遭不测	(909)
侠女奇男	(930)
奇峰突起	(971)
情义双全	(1014)

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
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

这是南宋鄂王岳武穆的《满江红》！慷慨，激昂，悲壮！

就因为这阙《满江红》，激发引起了后世许许多多惊天动地，
轰轰烈烈，可歌可泣，有血有泪的故事！

本书叙述者，就是这许许多多故事中的一个，这个故事，有
豪气万丈，气吞日月的惊神侠业，也有那缠绵悱恻，断肠，心
碎，魂销至情至圣的侠义儿女情！

更有太多的血，有太多泪！

倘若读之不热血沸腾，不肃然起敬，不切齿痛恨，不心酸落
泪，笔者愿负全部责任！

清雍正年间——

怡红院

彤云布，朔风吹，好大的一场雪。

如今，雪是渐渐的停了，可是地上的积雪仍然是很厚很厚，很深很深，一脚踩下去，能没了小腿！

夜，很冷，也很静！

在帝都北京的八大胡同里，本不该是寂静，空荡的一方，可是，毕竟这时候是夜太深了！

夜深得家家户户都熄了灯，关了门，既黝黑，又寂静，更空荡，只有那刺骨寒风呼啸怒号！

只有那几条胡同里，挂在门口，上写着什么“怡红院”，“小兰春”，“玉楼春”……那些个油纸糊的灯笼在寒风中不住摇晃，摆动，灯焰伸缩乍明乍灭！

这时候，意畅兴尽的都走了，不走的也正在被窝里睡风流觉，说句不好听的，便是起来撒泡尿都懒！

蓦地里，一阵缓慢的得得蹄声及辘辘车声，划破了这寒夜的冷寂，越来越响！

终于，在这条胡同的东边胡同口，缓缓驰进了一辆双套黑马车，那铁蹄，那车轮，在两旁积雪，中间泥泞的石头路上敲打辗转，在这寒夜寂寂的时候，听来分外刺耳！

那双套黑马车是越来越近了，藉着那车辕两旁的那两盏灯，可以看见，车辕上赶车的老车把式是个身穿一身厚棉袄，头戴一顶毡帽的瘦小老头儿！

瘦老头眯缝着一双老眼，鼻子里，嘴里直冒热气儿，那部雪花花的白胡子，上面都挂了冰珠！

他一手控缰，一手执鞭在缓缓的赶着马车！

黑马车的车篷，遮得密密的，不透一丝儿寒风，不知车里坐

的是谁，不过由这辆气派的双套黑马车看，车里坐的应该是大户人家的内眷！

可是，大户人家的内眷，又到这风月场的八大胡同来干什么，莫非是来请那位乐而忘返的老爷回家？

忽地，套车双马似受惊般突作长嘶，四蹄一掀，便要踢蹄而起，老车把式瘦老头儿好快的反应及时一声沉喝，缰绳一抖，那两匹马竟然乖乖地放下了四蹄！

四蹄是落下了，但是落地后四蹄不住跺动，可就是不肯往前走，这种情形不寻常！

老车把式瘦老头儿，想必是老经验了，老眼一睁，往前瞧去，他神情忽震，目光一下子变的好亮，轻轻地“咦！”了一声，他咦声刚落，蓦地里，一个清脆悦耳的甜美话声，自那密遮的车篷中透出，简直就像银铃：“老爹什么事呀？怎么不走了？”

刹那间，那瘦老头又眯起了老眼，答了话，道：“前面雪地里躺着个人！”

不错，距离马车两三丈外，那挂着“怡红院”灯笼的门口路旁雪地里，正倒卧着一堆白白的物体，雪白，这老车把式不但能看见，而且能辨出那是个人，年纪那么大，竟然老眼不花，难得好眼力！

车内那位人儿“哦！”地一声，道：“老爹，您管他呢，八成儿是个要饭的……”

那老车把式瘦老头儿刚摇头，那密遮的车帘后，又响起了另一个无限甜美轻柔的话声，倘若与先前那话声一比，前者立刻黯然失色，判若云泥：“胡说，小玉，就是个要饭的化子，咱们也不能见死不救，眼睁睁的看着他既冷又饿，僵卧路旁，下去看看去！”

“姑娘真是，您这么好心有什么用？好，好，好，您别生气，我这就下去瞧瞧去，成不？”

车帘掀起，一个穿着大红袄裤的绝色少女，紧绷着娇靥，噘着那鲜红的小嘴儿，一脸不高兴可又莫可奈何地钻了出来，车帘，随之又遮上了，就这一掀一落的刹那间，别的看不见，仅看见了墨绿的一角衣裳！

那红衣美姑娘钻出了马车后，狠狠地白了老车把式一眼，嘟囔着说了一句：“都是您，又黑又冷地……”

一阵寒风迎面拂过，她机伶一颤，闭上了小嘴儿！

老车把式瘦老头呵呵笑道：“丫头，那怪得了我老人家么？是姑娘叫你出来瞧瞧的，你冲我老人家瞪的什么眼？不服气你进车里去说……乖乖地跟我老人家来吧！”

纵身一跃下了车辕，毫无一丝龙钟老态，难得老来筋骨健；红衣美姑娘没奈何，只得跟了下去，她却是慢吞吞，似乎是怕那地上泥泞沾污了她那双绣花鞋！

两三丈外那路旁雪地上，是躺着个人，脸向下的躺在那儿，既不动也不出声，看不见他的面貌，能看见的，只是那颀长身材，及一身雪白的长衫！

红衣美姑娘一到近前，便咀咒着骂道：“这个人，活该冻死，那么大冷天穿那么单薄！”

老车把式正皱眉沉吟，闻言立即冷冷地顶了她一句：“人家不一定都像你丫头，吃得饱，穿得暖，那么好福气呀！”说着弯下腰伸手把那个人扳转了过来！

突然，红衣美姑娘瞪大了美目“咦！”地一声，道：“这后生，挺俊的嘛！”

“后生？”老车把式一抬头翻了老眼：“你丫头也不瞪大眼瞧瞧你多大年纪，人家多大岁数？俊，你们丫头们就是瞧着俊的顺眼，俊既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衣穿，有个屁用？想当年我老人家……不提了，丫头，救人要紧，给我老人家闪开点！”

红衣美姑娘跟那老车把式说的都不错，地上这人，是挺俊，

剑眉，星目，胆鼻，方口，最俊的地方，最能令每一个姑娘家着迷的地方，是那双入鬓剑眉，那双睫毛长长的星目，那直而挺的鼻子，其实，这人简直无一处不俊得动人！

那张脸，白得跟冠玉一样，只是如今白得却没了一丝血色，白得怕人，眼跟嘴都紧紧的闭着，跟死了一般！

红衣美姑娘绷了脸，噘了小嘴儿！

那老车把式瘦老头儿，却伸手抚上这人的心窝跟鼻端，只听他低着头，自言自语地道：“还有救，只是心窝快冷了，气息也弱得很，快！丫头，快敲门去，这儿用不着你！”

那红衣美姑娘犹豫了一下，老车把式猛然抬头，老眼一瞪，说道：“快去呀，你还发的哪门子愣，丫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老人家准保你将来嫁个……”

“啐！”他话尚未说完，红衣美姑娘已双举玉手掩上了耳，红着那吹弹欲破的一张娇靥，低头快步而去！

红衣美姑娘的停步处，是那“怡红院”的门口，只见她抬起玉手拍了拍门，没多久，那两扇紧闭着的门，呀然而开，探头迎出来的，是个身穿翠绿袄裤，年纪稍长的绝色少女美姑娘，只听她隐隐约约地问了一句：“姑娘回来了？”

红衣少女点了点头，说了些什么，听不清楚，只见她抬手向老车把式处指了指，绿衣少女循指投注不由一怔，脸上一片讶然神色，可没有走过去，偕同红衣少女反走向了那辆停在胡同中央的马车！

适时，老车把式双手平托着那个人，健步如飞地走进了“怡红院”大门，抱着那么一个大人，他竟一点也没有吃力的样了，真是老当益健！

接着，车帘儿掀动，在绿衣少女与红衣少女的双双相扶下，车内下来了一位身穿高领墨绿色的短袄墨绿色的八幅风裙，足登墨绿色花鞋，一身都是墨绿色的美姑娘！